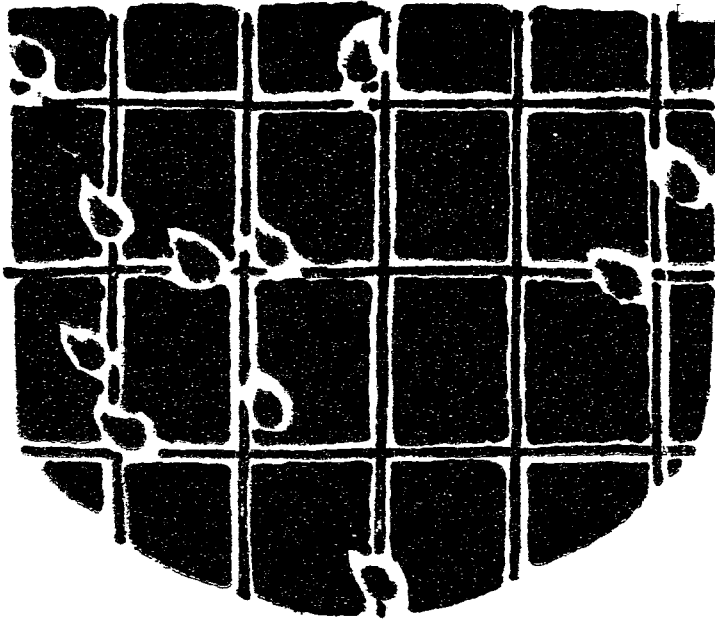


出版社



77

去落要花

著冊寶羅

84

空白书

此書獻給

敬愛的東峰六·哥
淑厚六嫂

詩集「花要落去」之序

「花要落去」是羅君寶珊的第一詩集。聞不久可以出版了。我早想把常在心頭的幾句話寫出來以贈著者。說的話，我是從著者的同學友人「君處得讀到付印以前之原稿。當初打算把裏面的幾首介紹到某報副刊。後來又曾去打聽一家書舖能否承印出版。當然一是心裏存想，一是只用信札往返，原稿仍擱置於我的案頭，並未宣示於二者。而於二者均未能達到目的，當然是介紹者之失而非著作者之過也。每見近年以來文藝出版物之增多，以及投稿之容易登載。而此詩集却極難與讀者見面，究因何故呢？於是想到除介紹者之過失而外或者另有原因。這原因或許就是我在心頭想說的幾句話吧。

在這裡還要事先申說的，就是想去介紹的某報副刊後來是因故停刊；要寫信去商量出版之某書舖因開張不久，尚未確定出書標準之故。所以我在這裡想說的乃是一般的情形。這情形就是一般的對於詩歌精神之忽略與輕視。

在這種還是滿目荒寒的中國文藝界的今日，在好像是迷失了正道而走入了文學運動的歧路上，或者說去迎面世界的文學思潮大聲疾呼地提唱階級文藝觀鼓吹普魯利達文學，這也是可以獲得承認的一種辦法；或者竟主張說什麼革命文學，這總也可以博得贊同的豪舉；再或者說應該鄭重將事，先須埋頭從事於世界名著之淺譯工作，這也是值得尊敬的事業。不過在我覺得凡是這些運動者工作者第一不可輕忽的乃是文學真正生命的這個詩歌精神。

目前的中國文藝界究竟對之沒有輕忽麼？這是我亟亟於解答的一個課題。爲要這

個解答當然使我注視到目前的許多文藝出版物與許多投稿文字。注視的結果覺得我可以承認，我可以贊同，我也可以尊敬。但是，最後我有不可勉強做到的一件事——愛好。

如今要說回到羅君這部詩集的本題上來了。我是深感到著者在這部詩集裏想要盡情宣露而似乎又有苦於不能盡情宣露或是剖白的那瀾漫在字裏行間的一種磅礴鬱勃之氣，焦燥失望之心。這是生息於現代中國青年的鼓脈。著者是不能自禁於宣露剖白這種的鼓脈。我是看取到作者是際會到這個文藝的交替時期，不想蹈襲陳舊的形式而又未能滿意於自己的新的表現的那種除掉文學內容以外的苦悶與焦燥。猶之乎一個人想訴說一己的苦楚而苦於不善言辭，益發增加自己的苦惱一樣，給局外人看來好像只有愁眉苦臉的那種反復勞叨的一些不得滋潤的粗生文句。我在前面對於新興文藝的要求標明了「愛好」這句話。在這裏又想起了英國十八世紀 H. Fielding 所著 Tom

Jones 開章的意見。

"An author ought to consider himself not as a gentleman who gives a private or eleemosynary treat, but rather as one who keeps a public ordinary, at which all persons are welcome for their money. In the former case,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entertainer provides what fare he pleases; and though this should be very in different, and utterly disagreeable to the taste of his company, good-breeding forces them outwardly to approve and to commend whatever is set before them. Now the contrary of this happens to the master of an ordinary. Men who pay for what they eat will insist on gratifying their palates, however nice and whimsical these may prove; and if everything is not agreeable to their taste, will challenge a

right to censure, to abuse, and to do n their dinner without control.”

大意是說一個著作家不應把自己看作一位對人擺闊招宴的紳士，須看作應時另賣的酒菜館的老班。在前者儘有些幽雅人士縱會吃不舒服，（因碍於面子）不會對他發作。而在後者雖然顧客先生們的脾胃有時不同，只要一不對勁可就要毫不客氣地痛罵而惡咒的。云云。把這部詩集原稿將來的乃是同學J.君。我與著者尙未一面。現在J.君又來說著者在北平的友人們已決定把這部詩集自費出版，不日可以印得了。併要我對之說幾句話。（著者現尙在河南中山大學）我把這些事實說明出來並非顧慮到有脾胃不同的顧客有不對勁時想預爲解圍地步。聞著者已有第二詩集不久又可以問世。單就此集而論，所有光榮與喜悅只有著者足以承當。「愛好」當然是說不出理由的。不過在長篇之中我發見在「告大海」裏的浪漫；「寄給海墘淑嫂」裏的纏綿，「少年預言家」的哲理；

「末日來了」中的陰森；以及「弔拜翰」（近見發表於天津益世報副刊）裏的嗚咽。短篇裏面有就是以此命名的「花要落去」，「詩人的遺囑」「不要祈禱」等篇這也與較長的幾篇一樣都有浪漫詩人常有的一種厭世消極之思。要說我對之有不能「贊同」之處的。當然的「昏夜歸來」又是飽嘗人世滋味收的經驗之談，並不能說浪漫詩人是些傻小子應該受人欺負或是輕議的。想見著者是吸受過這種浪漫運動時代的精神，熟讀過西歐浪漫文學作品的。我於「弔拜翰」等雄篇見到及此。這非有一種「同情」的精神是不能爲此的。對了，「同情」。這是對於鑑賞一切的新興文藝時所必須有的態度了。因爲「愛好」不是消極的領受，乃是積極的努力可以獲得。這努力我名之爲「同情」。

上面已經說過，我與著者尙無一面。原稿已取去排印。雖然不久當可重讀印本。率直之言，著者其勿以此爲冒昧乎。又因爲想質諸愛護詩歌精神之賢明讀者。

一九三〇，四，三〇。 徐祖正 北平

著者的話

這部詩集裏邊所收集的東西，是我近幾年來的作品。在當初我把牠抄錄在一起的時候，不過是爲的要給朋友們看罷了，誰知他們看後，都慫恿着我，說：「非把牠印行不可」。於是我才有了拿牠送給世人的決心。後來呢？又想到了承印的問題，叫書局承印吧，自然比較着合適一點，但是我同我的幾位朋友沒有一個是與書局有關係的。託人介紹吧，又很麻煩，至於何時能够實現，更是不可預期。同時呢？還聽說一般的書賈們都不樂意承印詩集，因爲牠是冷貨的緣故。所以我想到了叫人承印的種種困難，這才又拿定了自己把牠印行出來的決心。

爲這部詩集的印行事務而張羅忙碌的，是我的朋友北大李靜之兄，師大任訪秋弟

。我很慚愧，自己遠遠的躲在河南，不能夠分担一絲一毫的勞苦，現在呢？書已印得了，我對之怎能不向他們表示着殷懇的謝意呢！同時尤其使我銘感的，要算是爲這書作序的徐祖正先生了。本來我同他並沒一面之識，是訪秋弟拿去請他看的，而他看後竟然能慨然爲牠說幾句話，這在本書真不能不說是一種意外的光榮。

在本書的前邊原來是有一個卷頭語的，內容大致是敘述作者的身世。照過去的話，可以說是作者的祖先是以弓石傳家的，現在呢？幾個哥哥還能够承繼以前的家風，在軍中率領着健兒們，過那些戎馬的生活。這並不是作者有意要顯示自己的名貴，不過是表明作者是長養在什麼樣的一個環境裏罷了。後來我的朋友們都主張把牠刪去，他們的意思，是裏邊並沒有蘊蓄着什麼澎湃的熱情，加在上面，反而有幾分帶累。於是結果終於算把牠取消了。

在最後作者要聲明的是裏邊有着一些錯字，如詩中之「假使白雪能把我瘞葬」，而把「雪」誤爲「雲」；「了悟了來日大難」，而把「悟」誤爲「梧」。本來打算作一個勘誤表，附在後面的，後來想到讀者決沒有當讀的時候，再去對勘誤表的餘閒，所以也就把牠省去了。好則，高明的讀者是一定能以分辨出裏邊的「魯魚」豕亥「乏處」的。

著者十九年，四月，園中正落花。

目錄

花要落去

落曙的森林

去，我一定要去

倦了的客人

歸歟不歸

詩人的遺囑

撒落些什麼

不要祈禱



3 0474 6997 2

脫洛城

弔白倫

燈火闌珊

寄淑厚六嫂

告大海

撈海行

既有今日

少年的預言家

歸途

啊夢吧

末日來了

這裏不是我們的世界

七月六日伴九哥訪隨園

歌七夕之夜

古來歌

天國的消息

支那支那你不要低頭淚流

寄紅巾女郎

啊姑娘你我要向天涯亡命

聽落海裏響徹了那喪鐘丁冬

昏夜歸來

別晏在除夕

花要落去

傳來傳去還是這個消息：

都說，「花要落去！」

花要落去！——我何常不知；

但是有什麼法呢，你想？

這本不干你的閒情，

悼秋，讓那落魄湖海的客人；

傷春，有久守閨門的老年處女；



不去傷春，不去悲秋，
省得你少惹出多少是非。

園間沒見不落的花朵，
堂上那有不散的筵席？
人生還不是爾爾罷了，
問不出有什麼究竟底細；

不要憤事不平，對命運嘆息，
世間偏多的老漢揭開美女的面幕，

醜婦吻着少年的巾衣！

聽，那裏！——泥濘中有人喧笑，
密微路有人啜泣！………

落曙的森林

正是同聲相嘆這長夜漫漫何時銷盡？

却不料東天透白，弱弱的晨星三五西隕，

於今人間先曙了這座沉夢百世古老無名的森林。

啊！詩人，鼓吹曙光的詩人！

請你就慢踏烟曦叩林扉輕問一問，

問那裏已否是醒了？

醒了那芳草原野健於走舞的馴獸，

醒了那百花叢裏雅善謳歌的麗禽。

啊詩人，關懷世道的詩人！

假使你去的時節，還盼你代我們打個問詢：

那裏有千年倦遊，至如今還歛息林泉的祥鳳與吉麟！

問她們可忍心埋首藏輝，自愛束身，

不思再出向人間作一度疾苦的慰問？

是否我們的國運還未到河清海晏的分寸？！

啊詩人，恬淡高潔的詩人！

假使你去的時節，也不妨順便向寒鶴打個問詢：

她也會孤芳自賞，苦節隻身，

歲暮風雪徘徊於冷落的澤畔，行吟；

她也會冷眼詠世，對物我有深邃的識認。

只是詩人，不失童真的詩人呀，去嗎？

呀去時，請你要留心，留心！

留心那林陰族居的狐貉之羣，

若輩鬼祟的身手差能够盡鬼惑神；

殘忍呀殘忍，豬頭感是何等的殘忍；

酸吝呀酸吝，啄木鳥却生性酸吝；

小野兔心地機警，很難呀把他的心跡區分；

百靈鳥淫辭巧辯，也很能動人聽聞。

啊詩人，詩人，留心！留心！

留心那幸災樂禍，老醜烏出語咀咒不遜；

還有那笑臉迎人，喜雀兒確是個口是心非的奸民。

啊詩人，癡情繚繚的詩人！

留心，是你要留心；

既然是你夙懷誓願要和這自然界接近，

那末你不妨就在這古林中小住幾春：

這裏任你觀賞那晨夕間的林雨山雲；

有時節風平雨收天未現虹暈，一段橙葱鮮嫩；

若你有心，還可從那裏將無色的童顏追尋！

倘若是重尋到童年的夢境，未始不是福分。

不過此地也常有松濤夜鶯，呼應着遠海汐音；

也常有一夜風緊，萬紅無語落盡！

千萬你莫要「談虎色變」，

更莫要聽膽暗你便傷心！

如果你惦念故園的月色情殷；

於今林末雖離，正有那南歸待發的雁君，

她情願爲你向天涯捎書帶信：

大約是禾熟秋深準可把消息傳到閨門，
藉慰那守夜秋窗剪燭期待的如花之人；

啊詩人，縣縣情思的詩人，安心吧！

既然你有意要倒在這大自然的懷抱中滋潤；
就請你安心的在此林小住幾春：

十八，二，二十四風雪夜中。

去，我一定要去

朋友，朋友，你勿須多語，我主意已定難移：

聽說海水漪漣，清碧得澄沙見底；

我要到海上去，去盥髮濯足，

要撩揚海濤大事洗滌，洗滌我耳目間寸積的塵俗。

朋友，朋友，你勿須多語，我注意已定難移：

聽說山氣佳麗，山中有涼風徐徐；

我要到山上去，去欸懷解衣，

讓山風吹澈心肺，洩一洩我滿腔蒸熱的悵鬱。

去，我一定要去，要到海上去：

海田遼落，雖岸邊不見有觀海興嘆的客旅，
不見有二三沙鷗出沒於煙溟之際；

耐性看去，總可見茫茫大海萬頃
那濤光起伏連天一碧中乍現一星混黑的東西！

呀，海外歸舟的帆蹟！要盼到
故人的消息這却是一點一點呀黃金的希冀。

去，我一定要去，要到山上去：

山迴路轉，巖巖穴荒廢不見有進山進香的男女，
不見有守山結尼能說今年的香火消息；

細心看去，還可從那巍巍峰巖間處
翹首西望，見天末有一灣幾瀕消失的虹霓！

呀，神人的靈象示意！要解悟

人生的真義正堪就在那行將褪幻的色澤中留意。

倦了的客人

客人，百年旅居人間的客人喲，
是否你已經對人間有點厭倦？

已經厭倦了再看春花結綫：

已經厭倦了再看秋月空圓。

金髮羽冠，長袖女郎舞落花，落花翻翻，

反觸你慘然色變，了悟了來日大難已迫眉尖難留戀！

清商名曲，歌奏起一唱三嘆，

徒惹你驟憶往事，洒淚滿襟衫，
益堅了你歸息之念。

於今賓主滿堂，朱色的婚筵方張未闌，
你怎麼遂逕入席，未終還要先散？

於今擊鼓傳花，約下了飲酒一卮歌詩一篇，
怎麼花落你手，不飲不歌；

却不料你竟然一聲長歎，驚得四座黯然！

客人，百年旅居人間的客人喲，

是否你已經對人世有點厭倦？
已經厭倦了再看春花結綫；
已經厭倦了再看秋月空圓？

歸歟不歸

歸歟不歸？雖則我幾番算打，畢竟是主意難拏：

歸去嗎，我怕！怕歸途有荒山難越，野河難跨，

還有那千里流沙難踐踏。

不歸嗎，我更怕！怕轉眼歲暮就要風雪交加，

春的紅，夏的綠還不是一夜凋殺；

到那時舉目無親，只有看滿天落葉披靡蕭瑟，

可憐我這個海隅孤侶久病弱軀可怎能招架？

那末，還是歸去！——歸去恐怕已竟是人散晏罷！
人散晏罷，誰還肯爲我再彈一彈懷中已收的琵琶；
爲我再唱一曲夕陽深秋南歸零雁落平沙？

呀呀，縱然我饑渴的荒火熾盛難殺；

只是這半席剩餘的殘酒冷炙無人招呼我怎好無言吞嚥。

歸歟不歸？雖則我幾番算打，畢竟是主意難拏：
歸去嗎，我怕！怕歸途有荒山難越，野河難跨，
還有那千里流沙難踐踏。

不歸嗎，我更怕！怕轉眼歲暮就要風雪交加，

春的紅，夏的綠還不是一夜凋殺；

到那時舉目無親，只有看滿天落葉披靡蕭瑟

可憐我這偃海隅孤侶久病弱癯可怎能招架？

那末，還是歸去！——歸去恐怕已竟是河橫月斜！

河橫月斜，誰還肯爲我這個不速之客再開門款納；

爲我高燃燭火備設幔幃重將那軒塌掃打？

呀呀，縱然我心胫疲憊得不能支架；

只是這荒廬又潮又狹無人伴寢怕夢情也難到休佳。

詩人的遺囑

假是白雲能把我從此埋葬，
也算是我百年的心事已償！
你們千萬不要再濕呀黃土，
千萬不要再掘發黃土埋骨。
我的愛妻啊，你可曾記着？

或是杜鵑，或是那夜鶯參五，
趁黃昏來到我岑寂的丘阜；

啼幾聲就慰了泉下人淒楚；
却無須你們再要號陶咽鳴。
我的兒女喲，你可曾記着？

年年三月，歲歲春暮，自有那
落花殘英陳列在我的墓府；
我的親眷請你呀聽囑咐：
寒食前後，不必啣奠陳酒肉，
來祭掃這草封不開的荒墓！

若真不願我身世就此湮沒，
不妨就墓傍加植松杉幾株；
我的朋友請你呀受託付：
三週之期，恐怕是轉眼即度，
切不要將豐碑向神道建堅！

撒落些什麼

寒空裏撒落些什麼，

是星色，是流火？
盾光嗎？
釵影？

不，那是不可捉摸的天香，
不可捉摸的天香夜墜！

是蛛絲，是蠶絲，
可是蛸網縱橫？

封鎖了園林晴景；

不，那是三春絲絲的梅雨_雨續紛，

要滌鮮桃苞的紅運。

這一襲春色的舞衣，

上面究竟繡些什麼？

山色嗎水紋，鳳毛嗎魚鱗？

不，上繡幾株芳草，一對雉鷄。

好個珠貝裝璜的箱櫥，

可藏有錦襖與羅衫，絹襪與絲履？

不，內貯各色的絲竹，

人間不見的樂器！

不要祈禱

不要祈禱，

這裏却是那巫覡們冒名招搖；

• 縱然祈禱，

得不到真神的眷寵祐保！

不要歌唱，

於今少女們的歌喉冒了風傷；

縱然歌唱，

也不能拍湊起琴韻低昂！

不要思想，

腦殼裏拉滿了野蜘蛛的秋網；

縱然思想，

縲不出有什麼好的文章！

不要塗抹，

儘在這段糞土的短牆上張羅；

縱然塗抹，

抹不出錦繡璀璨的！可！

不要探掘，

隻手探進了田鼠兒風雪老巢；

縱然探掘，

掏不出無價的珠玉財寶！

不要建築，

這不過一堆無用的龜甲牛骨；

縱然建築，

造不起巍峨壯觀的華屋！

脫洛城

脫洛城，脫洛城，你還記得？

那絕代名花海倫美婦人，

還有城主巴里斯那個英雄！

你還記得？他倆怎般的愛，怎般的戀，

怎般的心肝兒相傾：

——喁喁殿隅，私訂下海誓山盟！

你還記得？怎般的大，怎般的慘，

怎般可怕那流血十年的戰爭！

——爲美人惹起，由英雄做成。

脫洛城，脫洛城，你還記得？

當年那斯巴達驍悍的騎甲壓境；

虧得是巴里斯二弟兄領袖了城廂英雄，

幾番惡戰，差還能占了上風。

於是那盛絕一代的婚禮就在凱旋門下舉行；

那時節四座輝煌，燭火光明，

交杯相壽，名花寶刀相映紅！

只覺得福壽無疆英雄美人樂無窮。

脫洛城，脫洛城，你可知道？

姻緣眷屬那裏能捏合強成，

自古道，「英雄多難兒女多薄命」！

一夜戰情險惡，倉惶變生：

鶴唳山頭，木馬也踏向古道蠢動；

歡戀無日，已是兵薄城下盟解不成

壯士負傷，盔墮馬前戕命，

怎忍看血濡秋草，草色殷腥！

紅顏俯首登檻車，——茹淚吞聲

任馬蹄踟躕，輪輻咽哽，——奈何輓策無情
終於末亡人兒爲旗戟押送，隨大軍凱轉歸程；
再踐海國，重返她昔日不辭私別的宮庭！

——從此永巷夜寒宵冷，誰慰她此際心情？

脫洛城，脫洛城，你要知道！

說什麼「偕老白頭」，心事重重；

說什麼百歲窈窕誓相追從；

呀！好夢難成，英雄美人逝了，眼底繁華告終；
只不過像泡花在壁海沸騰，終化虛空無憑證。

千年後雖羸詩人長嘆息，
——沈重嘆息表示同情；
不過是風清月高佳節夜，
一幕悲劇演明庭！

弔白倫

分明你是那放歌豪咏悼傷今古的詩人！

爲什麼你腳踏戰靴，身披戎衣，

手擎指揮反叛的寶刀，閃射出寒光熠熠，

二十年生長養育的襁褓地，

却無情憎厭向身後遺棄，

一朝醒了，抖一抖髮，振一振衣，

像一匹凶狠的美麗的負傷的跛獅

衝出了倨傲虛僞繁擾不勝的英吉利；

咆哮，呻吟，迴響於巴爾幹的疆域，

反面來對鄉邦猙獰的非笑，狠狠的切齒？！

你，詩人，誰教你漫沿地中海的長岸馳驟，

攀登了阿爾比斯山巔駐足，

鳥瞰，悵望，眷顧：那

無人煙的城廓，倒塌的廟宇，蔓迷的秋草，

冷落的墓地！——古國的興廢

惹得你捶胸頓足，情不自已，

爲那些巴比倫水濱啜泣的奴撈流涕；

爲猶太以色列兩姊妹慘淡的身世流涕。

你，詩人！誰叫你敲碎了斯巴達的銅鼓，

吹破了雅典城的鐵笛！

鼓勵，號召，領袖那些無處安息的

古代英雄之裔，青青兒女，

去衝鋒，衝鋒，衝鋒，殺上前去！

殺上前去，向暴君虐政作下迎頭的劈擊；

任憑是鬧翻了愛琴海底不惜，

鬧翻了愛琴海底不惜；

要洗滌聖希臘爲膿腥污損，失了光輝的面皮。

吁，詩人！又誰知你途命不偶多奇，
師出未捷，却自身形影捐息；

噩耗驚傳，萬千的甲士失色氣沮，
彷彿那晴天霹靂摧折了壓陣纛旗！

你可聽三軍夜哭，霜原戰馬蕭蕭嘶啼，
你可見白虹貫天，撼動了斗大明星落地！
藥兮石兮，却無從診斷你憤世的心疾，
巫兮覘兮，也無力回生，盼招魂無期！

吁，詩人！雖則你心事未已，鬚志沒地，
你身後蕭條的情境堪唏噓！

罷了罷了，古往今來有幾個詞客騷人能像你
小小年紀就這般不徬徨不猶豫昂頭舉足，
在荒蕪的正義道上踏出了一條金色不滅的痕跡；
有幾人能像你蓋棺論定，接受了

滾滾千里像海潮一般聲色動人的榮譽！

啊，是的！一柄劍，一襲甲，桂冠一具！

是當日民衆，將卒，牧師，僧侶虔心贈獻，

虔心贈獻，送你終安的葬儀；

也只有像這般名貴悲壯的品禮，

配得上將英骨弔祭，將詩骸慰籍，

吁，罷了罷了，百年千秋日月的運更無已；

只要是日月閃灼天際，

那末你的名字，詩歌，事蹟還不是芬芳無已，……

十六，八月。

燈火闌珊

縱然是人心不死，恐怕也是與事枉然：

像這般長夜漫漫，東西南北的方向莫辨，
有誰肯領導那失迷路途的信女痴男前盼；

到何時才能够趕到神女廟前？

誤了時刻，恐怕是神女廟堂已經燈火闌珊！

萬一到時廟堂裏已經是燈火闌珊，

想情呀，那廟主可怎能不操勞困倦；

火闌了，人倦了，風情黯然熬煞人眉髮白斑，
斑毛的老人怎好再衝進神廟，
再把那神女的金面的觀瞻。

要知道神女廟是一座樂園：

只由那「香車寶馬」出入甸甸，

香車寶馬輕載着少年得意的情眷，恩愛纏綿；
從不許落時人隨便履踐，

可怕呀鐵銅銅鞭，那司閤的壯士氣象森嚴！

時過境遷，將誰埋怨，埋怨也是枉然：

難，難得凡天下有情人盡偕姻眷；

難，難得凡天下有情人盡償宏願；

神女廟外時常有失意喪志的人兒悵望徊還，

遙遙望見廟牆內姊妹花開，琵琶實見！

吁，有情的信女痴男要追想平生是否燒過斷頭香？

不妨現在就跪倒這神道之上作千遍的深懺。

吁，有義的信女痴男，若真你情思不滅，緘默難安，
還說什麼，只有短七披胸挖出心肝兒扔在神女廟前：

因爲是廟堂裏已經是燈火闌珊，不能再見神女面！

寄淑厚六嫂

這真是一言難盡；縱然是鐵石爲心，
可能不將今比昔爲今昔動魄傷神？

昔者東哥西去，還可見門前芳草油綠一碧千里無垠，
如今故園草色已經是萎黃得不堪問！

昔者東哥西去還可見滿天桃色的閒雲繚繚軟潤，
如今風橫雲溟天顏灰白像病後失神；

昔者東哥西去還時逢花開月圓覺人間的福幸無盡，
如今回首，才知道流年不住造物有意弄人！

呀！歌者，況且你一腔病愁，萬緒在心！

慧眼識破「來日方長」乃癡語欺人。

只是如今是什麼時候？且須辨分！

你莫要癡心還相信，

你夜吹的簫聲笛韻縱然纏綿，溫存，深沈；

那裏就能夠吹散，平息重重風雲，重現那艷冶的青春。

呀！歌者，你沈思多病之人不要癡心！招不回春魂事小；

且莫讓這感傷的簫聲笛韻，

散落於衰草無聲的關津，

引起了萬里行人黯然清恨，觸懷傷心落下熱淚潸潸。

固然草關半掩，極目遙瞻見遠遠沙橫路盡！

只是聲譽逼人，縱行人有心也不能勉強驅車前進；

固然蘆津舟沈，又值秋潦同歸流急風緊！

只是人事繫身，縱行人有心却豈能徘徊險渡就中途回身。

呀！歌者，你沈情脈脈的婦人，不要癡心！

招不回春魂也罷，惹起了離恨也罷；

切莫再吹你那深沈抑揚，訴已怨人的簫聲笛韻，

吹向園亭，吹向國門，惹人愁悶：

惹得人動魄傷神——病了園丁，灰了英雄之心！

病了園丁，還不要緊，不過是園籬間無人殷勤；

不過是四月春盡，滿園落卉殘英無人檢拾埋殯；

倘若是英雄灰心——解甲歸隱，

優遊山林，對世亂昇沈不問不聞；

那還了得，豈但那英雄的事業不成堪悵惘；

敢問這山河殘局要想收拾可靠何人？

十八，五，一六。

海，海呀！誰還有我知道你的身世？

不錯誠然，至如今你還稱得起

世界上頂大的野心家！

你曾經蹂躪了過半的天下；

從無人探明你內在的底蘊，

方覺得你的心胸開大。

自從有了日月，你就沈睡於天地之間，

這中間發生了多少事變，

依稀的你總能從憶境尋出根灣。

一旦問人世翻出了太古的疑案，

那時節還須你出頭來作那鐵信的證見。

古老的歲月過了，你家家養的巨鼃如車，

她偏好寅夜化形鬼混在民家作孽；

古老的歲月過了，古老的靈龜

修成了先知的先生，

她能够預知人間的禍福吉凶！

海，海呀！勇敢你算到勇敢了：

你敢，止有你敢偃臥地面鼓腹袒胸，
怒顏咤叱喝責青天；

你敢，止有你敢掌摑四岸，

呢呢嗎嗎的鼻笑人間。

但是你何常不露那兒女情態，

像兒女青春期放懷熱戀，

你是否和蒼天與溟曙結下了不解的姻緣？

海，海呀！講到威權你也算罷了；

記得當年虔誠的祈禱才博得你的心歡，

風平波靜何常不是你的恩典。

你也會風平浪靜的送過：

送過那救苦救難的名僧出走荒隅遍訪名山；

送過那與世無爭的隱者泊渡世外路尋桃源；

送過那倦遊的詩翁重返故園安息；

送過那收買商帶回了驚世珍玩；

送過薄命的公主辭闕遠嫁；

送過那舌辯的智士出使強蕃。

海，海呀！如今你已是胸懷滄桑的老人，

什麼是恩與怨，又什麼是辛與酸？

人世究有多少不平沸騰的冤結，

還不能扔在你的腔腸內消幻嗎？

却不料你依然情性暴躁，老來更覺激偏：

逞意氣每每是因細故沉下了臉，

就暗暗默念了魔法咒篇；

一霎時就會風撼長空，雷雨轟打雲山，

你面前的風情大變；

閃眼就可見波濤排山，像萬獸咆哮着來自天邊；

從不想航路之上平安不平安，

從不想泊渡船兒可也險不險。

這其間曾有人失去了練金的王冠；

曾有人失去了鐵符銅券；

曾有人失去了寶刀寶馬；

曾有人失去了珠玉無算。

你可知道？這其間破船內邊，

掙扎着一位華年才士，方在那新婚纏綿，

也曾經命隕此中，魂兮不能歸還！

可憐呀，請你抬頭看看

如今那朱服的新娘已經是頭束青巾，

身披發婦的黑衫；

倉皇的千里來奔，

麥飯壺漿弔祭荒灣，

臨水鳴咽，傷心人寸寸腸斷；

一直到淚枯血澱，澱染芳草點點殷鮮！

終於矢貞矢志，身殉了海灣！

海，海呀！罪孽是遭不得的！

你要知道，總有一日

總有一日大劫來時風流雲散！

水枯石爛，昔日的繁華不能再見；

繁華的後身也不過如此！

繁華的後身也不過遺下了萬里一片嚮沙之灘；

這沙灘萬里荒荒無邊沿，

一不長青草，二無有人煙！

有時節也不過一隊笨重的駱駝，

在日暮無力的沿着古道發喘；

沿着古道發喘，

古道萬里綿綿，

一不長青草，二無有人煙！

撈海行

事到如今，祇好聽石爛海枯！

涸竭的海底，任你打撈，

撈不出珊瑚，撈不出珍珠；

撈來撈去撈到了一件死龜的甲骨！

只是一夕配上絲索，

就可轉成琵琶角鼓；

能奏「破鏡重圓」之調，

愚解撈海者深夜寂寥。

石爛蟲蝕，可奈何？

石爛蟲蝕不能再把天缺來補；

無生息古井之泉水，

汲不滿棄婦背負的瓦瓶。

說什麼當年，話什麼平生，

兒女當年何常未演扮了落花之夢；

只不過人散無消息，花落無影踪，

恰似那星流天涯，
瓶墮井中！

既有今日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早知到如今酒枯杯壞，

酒枯杯壞還與那事體無補；

悔不該把當初的佳宴辜負！

斗酒生鏐，踞庭大嚼，仰天而歌烏烏，

是何等不可一世的好漢！

到如今顏色灰白，垂首旅邸，

當年駭聞的身世，誰爲他當衆補述。

花月盛時！不少如花的人兒，
側壓筵頭，餐炙哺蜜，嘖笑橫飛；
到如今斂脫髻斜，啜泣路隅，
殘褪的女容誰爲她嘆挽追惜。

不用問，不毛的沙漠自然沒有居民，
破爛的布袋誰肯寶藏象牙黃金；
一旦是巨木倒了，更勿須怪問

小猢猻老猢猻無恩義地東西散盡。

少年的預言家

喂！少年的預言家，多事的詩人呀，回去吧！

難得你有功夫，——有功夫時節

不妨和愛人對坐窗下，

話一段閒情，品一杯淡茶；

何必走向十字街頭，

苦苦的吹你那音響撼世的喇叭；

只吹得你的唇破喉啞，

反惹得街坊間衆男女都尾跟在你的背后，笑罵：

「瘋子」！……這樣輕薄的把你笑罵。

你說鐵礫能够磨礪成針，

究有幾人私心肯信？

你說鐵樹也會一朝開花，

豈不是等於當面把人欺詐。

海枯石爛可有誰際遇幾遭？

也不過是古今相傳的佳話。

春盡了自然花落，

人散後能不市罷，

你我同是少年，問什麼老來境地，

縱然是老耄將至，那裏就容你流淚嗟咤。

要知道能察見淵底魚蝦，並非吉徵，

自來是曲高和寡，

止有那登峰人才能够望見路絕，

登峰人才能够望見路絕天涯，

弔古傷今願身世終自淖嗟。

呀，少年的預言家，多事的詩人喲，回去吧！

縱然你志宏願大，這般身外笑罵你不問也不怕，

只是單你憑一張肉嘴，一桿銅的啦叭，

到何日才能够喚醒這一座入魔的城池，萬戶人家？

歸途

在我的歸途：——漸近黃昏

見個婦人在寒灰堆裏挨身扒找，

顧不得骯髒，骯髒了她玉板似的掌心，

骯髒了她百摺的練裙；

說裏面埋葬有她的釵鈿，——一勾黃金！

在我的歸途：——黃昏時分

見個僧人掌着火把

在亂整場上追尋，反復的追尋，
要追尋他那丟掉的法鉢；
丟掉了法鉢却怎能再去祭鬼祀神！

在我的歸途：——黃昏以後
正沿着潮濕的土堤行走，
一縷陰森的湖風吹滅了我手擎的
小紅燈籠，——失去前途光明；
我就在那黯中摸索，摸索那銷失的燈影！

一直深夜來了：——東天透了曙意

她也找不出她的釵光，

我也摸不出我的燈影，

他呢，那個僧人，終久沒得再見

他那個法鉢的踪跡

啊夢吧

啊，夢吧？——不，夢境模糊，那裏會這般分明清楚；

彷彿是支那的古城春宵煙火，

也彷彿是耶魯薩冷聖誕節前夜的熱鬧慶祝；

不，都傳是古生命城遭劫的一個流淚忌日！

不知，（究竟不知）是仙凡可是神巫！

日來就在此生命河古渡之口，趕工築造，

築造起一株招魂的火花之樹，

一株稿草束紮的招魂花樹。

他蒼幹翠蓋上插滿了千百枝紅綠色的臘燭，
燃燒起像一株收穫時期的菓樹；

樹下杖策肅立個道貌岸然的老人！

開始了，他手指燭花對芸芸衆生解說因果禍福。

啊！禍福，禍福，怎對岸的水聲無端起了咽鳴，
只怕是有奸細在那裏無聲暗渡？

不好，不好，那裏泊來了這一隻黑甲的板船？

她艙底坐滿了黑衣的男女，船頭高插着一面油綠的旗纛！

啊！禍福，禍福，怎岸邊已經散見了黑衣的人物出沒，

聽四面齊來大路小路都響了開道的金鼓，

近了，近了，那黑衣人物偎近了火樹，將火樹團團圍着；
他們圍着火樹偈拜，狂呼，黯笑，假哭！

啊！禍福，禍福，霹靂一聲陳雷，

岸上不見老人，——天上起了重大變故！

變故，變故，怎麼會這般的起了風橫雨豎，

急雨撲滅燭火，暴風吹折老樹！

啊！變故，變故，茫茫夜空迸發了一道紫瑯的光痕，

照澈了天的缺陷，地的漏罅，人事的隱憾垢毒！

倒了，倒了，木鷄似的觀眾化為偶像

倒入泥淖，開始掙扎，匍匐！……

末日來了

喂！時機怎麼會這般的緊張，

什麼不好的消息飛落到排筵的廣場？

只嚇得那些貴人們彼此覷視，滿座臉白蒼！

退筵喘歸的老詩翁，意態更失常，

竟然在中途墜驢折股負重傷！

喂！時機怎麼會這般的恐慌，

什麼可怕的消息襲進了聖穆的禮拜堂？

正在教壇宣講福音的預言者，

突然捲了他的紅旗，牽了他的黑狗，

跳下壇階，就混進人叢不見了！

看他行色匆匆，像是預備向海外出亡。

啊！難道你還不知於今人間大鬧災祥？

昨天就有人闖見狐狸對泣於城隅，

貓頭鷹大笑集空桑！

這那裏還是盛世的景象，

唉，這那裏還是盛世的景象！

且住，慢講！——不要聲張！

還顯得昨日明天的短長，

聽，屋頂上噪鬧什麼？

瓦雀和獸頭偶語了！

瞧，你瞧！喀喀格格瓦雀們拍拍翅膀，衝上漠空，

泥獸呢，舞爪張牙，跳下屋頂

咆哮着闖進市場！

唉，一切都反常了，反常，反常，反常！

世紀已屆末日將喪的時光！

說什麼市場，什麼城廂；

一街兩坊擁擠着，呼號着，奔跑着，

無數無數跛足沒臉的石像；

一個個拿刀弄杖，拿刀弄杖，

不知道要作什麼不法的勾當！唉，不法的勾當！

這裏不是我們的世界

這裏不是我們的世界：

雖然這裏也還有錦羽的靈鳥歌唱；

只是那歌唱的靈鳥，

早已低微了我記憶中那泓瀏亮的聲韻。

這裏不是我們的世界：

雖然這裏也還有榮秀的瑞草芬芳；

只是那芬芳的瑞草，

早已不逢了我記憶中那般雨露的恩澤。

這裏不是我們的世界：

雖然這裏也還有祀神的祭酒清渥；

只是那清渥的酒釀，

早已淡薄了我記憶中那般老陳的芳烈。

這裏不是我們的世界：

雖然這裏也還有歙眉的舞女嫵媚；

只是那嫵媚的舞女，

早已僵化了我記憶中那般婉轉的風態。

七月六日伴九哥訪隨園

這就是那有聲有色的隨園，

好一個快炙人口香艷一代的苑園！

能還能說她的當年，

當年那裏起落的佳話風流？

先生風流，——後生風流；

主人詩酒，——賓客詩酒；

稱得起一園風流，一園詩酒，

稱得起一園詩酒，一園風流！

算來距今三百年了，

三百年月，可算得說上古久？

三百年後又有我兄弟追蹤來遊：

什麼風流？——什麼詩酒？

歇了詩酒！——散了風流！

眼前只不過一架荒落的墳丘！

半隴青黍，——半隴野荳，

動人感傷，動人感傷，這一片殘秋！

歌七夕之夜

于今覺悟了天上也不是福地：

天上也不能事事如意！

問今夕却是何夕，

可真嗎，那「銀漢鵲橋」有牽牛私會神女？

究竟七夕是什麼日子，

七夕有什麼來歷？

真是那無因風波從天起，

恩愛伴侶化爲悲哀星宿！

誰說路遠，兩岸在望，可遠幾許？

不過爲一段煙雲隔離，脉脉心事不許傳奇；

只有一年一度的同看那

天河漲歇，浪花高低！

說什麼人間佳話——悲歡分離！

天上艷蹟，——可歌可泣！

有七夕秋色不老，

像黃葉洒上了胭脂幾滴；

有七夕寒燼不死，

紫灰色的恨火，不甘滅熄，

千百年仍然是燃燒有力，

仍然有力的燒燃在情人癡心之底！

十五年，七夕。

古來歌

古來有一個騎士膽氣豪！
在婆婦香花之間情顛倒，
他就解下甲冑，折斷戈矛，
不出國門，倦於遠方征討；
從此不再提那汗馬功勞，
從此他英邁聲威侵白草！
圓頂碑上，名寂寥，名寂寥！

古來有一個女郎顏色好！
却爲仇家的少年情顛倒，
她就背了爹娘，不告哥嫂，
私約情郎同到廟堂祈禱；
從不顧千金身價甘棄拋，
呀！奴難逃，鴛鳥交頸死了！
從此那閨院門掩香沈消！

古來有一個高僧掌佛祧，
就在那香火會上情顛倒！

從此無心經篇，參禮悟道，
從此晨夕懶把鐘鼓叩鼓；
却殷勤吟物多感，詩興高，
將山門內外遍植了李桃，
桃李千樹，像錦屏圍古廟！

古來有一個慧尼心境高
却爲驢子背詞客情顛倒！
從此不伺廟望香火祭掃，
神前供奉她也懶得烹調；

不耐寂寞，閒凭庵塔暗躊
躇！寶塔七級，級級都有那
傷春的詩句在粉壁題標！

天國的消息

那裏得來這個消息，這般荒唐！

怎會這般荒唐得不近情理？

該是平空造謠，

有意，有意要鼓弄是非！

不，誰敢！誰敢！在荒山的一隅我曾經

邂逅了一位眇目跛足相貌古怪的僧侶！

滿眉風塵，跨一頭毛驢，——天國的歸客！

能談，他能談天國的底細。

說也稀奇，天國的光景今已非昔，

天國那還是昔日的平安，快樂，穆肅；

上月，就上月裏，爲奸情誤殺了

一個夜赴婚筵沉醉晚歸的安琪！

至如今依然是懸案未破，

因爲是那殺人的凶犯却漏網逃脫；

爲嫌疑，大概是爲嫌疑，

迄今衆仙長還紛紛攜着他移。

昨天，就是昨天呀，事情是愈鬧愈奇，

一件駭聞的逆謀發覺了：

「天庭的守者，受了奸人的賄幣，

存心要刺殺他的主，在聖晏日期！」

唉，天國不可久居！天國的街巷間

怎會流傳了一種耳語：——呀，可怕的謠語！

「天國要淪^沉了，

沉淪的天國轉成地獄！」

支那支那你不要低頭淚流

喂！支那，支那，你不要低頭淚流，

我且問你，我們父祖交給你的山河錦繡；

是否還在你的座下掌守

到底那山還有幾分翠，川還有幾分秀？

五千年古國的春色，是否未改，璀璨依舊！

大好的山原河域，還有否

鳳鳥來儀，吉麟來遊？

那長安古道，還見否商賈來往車馬稠；

那洛邑館邸，還舉否杯酒笙歌，
歡譁着海外歸化的蕃酋？

唉！朋友，朋友，對不起的少年朋友！
罷休，罷休，「別來無恙！」不要再問
百年來你們的祖國，這般殷勤問候！
古國的河山固然還在我的名下看守，
寧不見河色山容已非昔日豐韻，
悽惶憔悴，却到了她殘年的風燭運頭！
那長安，那洛邑，那還是當年氣魄，

大流血，大屠殺的黑霧高壓在他們沉痛的肩頭，
呻吟震悸快要伏首沉殞寒流！

那河山荒落得無人行走，

夕陽下奔暉着，捲噬着，封豕長蛇

一羣羣灰色怖人的蟲獸！

咳！國況如斯，燕趙間獨無有人兒出首挽救？

有！不見嗎，三一八的公府門首，呀血濺肉走！

可憐那一夥紅臉的好漢，

還有幾枝梨花似的女流，

竟成了俎上魚肉，將血肉殉了古國已往的光榮春秋！

奈何寒侵巷戶，無人看守；

只有那鐵面鐵心的鐵獸，

午夜向他們寧狂的吼啾！

罷休，罷休，古國殫矣！淪陷不救，

從今後誰還敢出首來再將國魂招收！

唉！朋友，朋友，對不起的少年朋友，

「別來無恙！」不要再問

百年來你們的祖國這般的殷勤問候！

十六年，三日，十八日。

寄紅巾女郎

啊！姑娘，青春易逝：不見嗎如今正歲暮凜凜，大雪濛濛！

既然兒女柔情，你我可否呀就此消寒會後同卜那美人英雄之夢？

英雄，英雄，——我慚愧，我不是英雄！

只是我從愛聽，那千古英雄對美人一見心傾，

就癡心癡情地忘懷一切，一切忘懷的虔誠歌詠，

就癡心癡情地忘懷一切，一切忘懷的歌出了千古的絕調堅韌！

彷彿是若干年前，東方有個英雄他曾經放膽高呼；

「啊！姑娘，止要你海深的青眸流情，肯給我一瞬的晶瑩？

我的姑娘，我情願拋下王冠，捨了我偌大的埃及全境！」

啊姑娘，青春易逝，不見嗎如今正歲暮凜凜，大雪濛濛！

既然兒女柔情，你我可否呀就此消寒會後同卜那美人英雄之夢？

英雄，英雄，——我慚愧，我不是英雄！

雖然我也踏進了這大好夢境，奈何夢裏山河朦朧；

我陌生的客人呀，何曾識別出此際的南北西東！

不過我遠遠瞻眺，還可見天末風雲幻動，聚散無定，

彷彿是半邊下雨半邊還晴：——呀「說是無晴到有晴！」

啊！姑娘，此情此境，是否是事出有心，經你嚼點綴而成？

預言的詩人呀，畢竟聰明，他竟能借西宮東早爲了你我今日歌詠！

啊！姑娘，青春易逝，不見嗎如今正歲暮凜凜，大雪濛濛！

既然兒女柔情，你我可否呀就此消寒會後同卜那美人英雄之夢？

英雄，英雄，英雄，——我慚愧，我不是英！

此際陰晴，雖說是你心鏡明，我心鏡明，只是我從沒有

這般勇氣，敢在我莊嚴的神座前面高唱我凡庸的姓名！

如今你眉目的清暉竟落照在我這慘白面龐，還不是我百年大幸；

爲止爲我終也心地惴惴，生恐怕你那名貴地崇墉高扁！

啊！姑娘，你崇墉高扁不開也能，止要你還肯在內裏略略應聲！

那末，任今夜雪深三尺，我情願跪在你的門首，爲你祝福，丁當鐘磬敲到明！

十二月，十五，大風雪之夜。

啊姑娘你我要向天涯亡命

啊！姑娘，既然是世不我容，開你我的謠言橫生！
趁今日我腰懸的長劍未鏽，你懷抱的琵琶還未崩；
你我半殫的身手，差還能欺世博虛名，
你我何妨就此決定，要行歌獻技踏向天涯亡命？

啊！姑娘，此去不必細計那山程水程，

千山萬水不平險阻難動行；

只是山水清閒，任你我慢歌長嘯，踏出芳跡縱橫；

任你我手指山海，口邀神明，訂締下千秋誓盟。

啊！姑娘，此去不必細辨那風聲雪聲，

中宵風雪清擾了兒女好夢；

只是那人醒燭明，任你我酬觴私壽慶，酒後見癡情，
任你我翻復往還，細說那百年恩情。

啊！姑娘，目今故園雖則是花開月明，

請你啣再莫要癡心的依戀勾停；

縱月肯相容，花肯相容

怎奈那假傍門窗的尖誚，刺心難聽！

聽暮海裏響徹了那喪鐘丁冬

啊！姑娘，於今劍折琴崩，婚筵上的歌吹已平，
聽！丁冬，那暮海的淵壑悶沈沈響了送葬的喪鐘！
來了，來了，這還不是你我最後的運命？

既然是有人告罄，說：「日落孤城」前面的路途不通！

「何處是歸程？」你我只好就在此殘歲的殘夜裏住足暫停；

別一剔你我生命維繫的殘燈，枯了油水不明，

還望他迴光反映，映照出你我舊程中的寒暑辱榮：

已往的舊程固然是坎坷不平，

止是那坎坷的旅途，你我還聽到人語，犬吠，鳥鳴。

已往的舊程固然是崎嶇難行，

止是那崎嶇山道，你我還望見

人間的李園白，桃林紅，繞湖柳堤嫩青

記得那年菜花黃時，林野間春雨濛濛，

正你我兩家的親眷賓朋，臨歧將兒女餞送：

奈當日少年氣盛，渴望着要踐登那英雄薈薇紫色的路程；

雖餞筵花酒相贈送，何曾解黯然的生別心情！

千辛萬辛，去後還僥幸馬踏坦道，一帆順風，

一日間馳過了千里的遠程，輕裝先登，箕居了光明的正峯！

那時節你我的運命好像是順晨曦走到黎明，

由黎明又轉到了日午天中！

日午天中，名高身榮，真所謂思退不能，欲罷無從。

記得十字街頭，夜會場中：

你不過漫歌一曲，我還未小舞告終，

已博得週遭的贊嘆潮湧，掌聲雷動。

雖然是年來氣血少清冷，不慣久看，

那異域明月幾度懸秋空，

思故山你我心地寸寸的深了鄉情！

雖然是年來幾次的捧肝胆訪豪客不遇落空，

臨歸途無燈火又迷路程；

還虧是我小心扶持，月出黃昏扎擗於泥溪谷中！

只是這不過一時身外的不幸，又何關你我前途輕重。

啊！姑娘，却不料「三十年河西轉河東」！

怎一朝不邀上帝恩寵，回頭來劍折琴崩！

來了，來了，這最後的運命已落到你我僑寓的門庭；

固然昨昔的風光回憶起歷歷如夢，

只是眼前的榮譽已竟消逝得無有影踪！

吁！姑娘，請你忍一忍你的心頭痛，

不要將今比昔，將往昔追憑，

憑弔也是無用：

月虧了還望再圓，草枯了有日再青；

奈人生不過是像蟬翼般一片依稀的清夢，

却遲來了，怎當得那沈淪海底的喪鐘一聲丁冬！

一聲丁冬，擊破了你我的百年浮夢，

春夢，秋夢，夢裏的春秋亂零！

縱今日你我高佔了崑崙山頭，百遍呼喚，

喚女媧從古墓中轉身蘇醒；

祈求她，再顯一顯身手，像當年那樣的巧奪天功，

無效，不成，也難再把你我已碎的夢殼補綴縫！

啊！姑娘，非是不情，不讓你將今把往昔追憑；

明知道憑弔起心腔酸痛，痛心也是無用！

昏夜歸來

現在正是甲蟲唧唧，滿園秋色時候，
昏夜叩門，天涯歸來我落魄之人！
趁今宵殘星在天，殘酒在樽，
我落魄之人兒呀就在那殘燭之下，
向慈母愛妻從頭細說二十年湖海風塵！

十年輾轉山涯，弔不盡

古英雄創業艱辛如今凋零荒涼的廢墟；

十年徘徊湖濱，又何曾哭遍

那些下瘞貞骨如今茂草沒人的荒坟！

十年來走遍了人世上轍跡縱橫：

萍水相問，有誰肯誠心指示，由你辨認，

說不定存心陷害，設計圈人，

那陷阱兩旁狞笑着簇奸民！

準備好了，要埋葬那一些迷誤方向失足的客人！

十年間久在人生的旅途上長征：

親眼看見，爲「茶飯」忠實的老僕變心；

爲「玉帛」半生追隨的摯交反臉；

爲「犬馬」對門隣彼此間詰密告奸！

我也曾單刀匹馬衝上了命運的堅壘，一番混殺，

怎奈那四陣盡是白眼袖手之人；

又誰肯搖旗吶喊，擊鼓助軍，

反來是暗箭難防，背後的流言驚心！

縱然是鐵骨好漢，也不能不逡巡在成功的半途，不敢前進！

如今我寅夜落陣歸來，
歸來已竟是馬蹶人困；
憔悴了少年的顏色，憔悴了少年的壯志！
少年的顏色，壯志憔悴殆盡。

如今我夤夜落陣歸來，
歸來愧煞我衣敝袍破；
歸來也不過落得了一襟風月慘淡！
一無有明珠奉贈妻奴，

二無有黃金怎好捧獻母親！

別晏在除夕

「不到黃河心不死」！——戶外傳來了人嘯馬嘶，

耐不過三番五次鼓角唱催；

我心腔疲憊的人兒，不能不束腰再起，

算到來日雞唱曙破，就是我又一度萬里遠征的時期！

今夜本是除夕團圓的家宴，

却成了餞送兒女，骨肉留別的筵席！

雖然是賓客滿堂，那鬢影釵光

衣香鞋香襯出了夜色的芬芳；

只是殘燭伴殘歲却暗暗就在那笙簫之中，寸寸銷亡！

更覺到別筵上意味淒惶：

此際心情暗示了我已往的身世無狀，

來年還不是一樣的落寞，坷坎，荒涼！

於今舉觴話別，酒後我面紅耳熱；

爽性來幾句壯語，一段豪歌，差還能搔動了四座顏色；

奈何慈母，愛妻，兄弟，摯友一番撫摸，吻呼，囑咐，叮嚀：

同聲「前途珍重」！引得我淚數行下！

去了，去了，此去說不定寄踪於秋水荻花，
秋水荻花間可許我放歌走馬？

呀，只海天無際這般茫茫的遠大，

是何日才能够踏遍了地角天涯？

是何日才能够細心探訪，探訪出三兩落魄草澤的無名豪俠！

一面相謀，一夕間傾吐出平生心頭話，

終於肝胆相照，握手就和那鐵血報恨的好漢結納。

呀，天呀！這內中有根情止有你還知道，

既是知道，就請你明白解答？

到底誰是恩眷，誰是對頭，仇家！

既然是尖七在手，堅銀當弦待發；

時機到了，還能說各安狹路，不相廝殺？

十七年，除夕夜。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初版

實價六角

著者 羅寶冊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發行者 草蟲社

總代售處 北平文化學社

版權
所有

N02-7E

5

敏感胶型